

# 风雪奇幻四方顶

□王宇文/摄

四方顶的雪，来得总是轰轰烈烈。风雪来临之前，天阴沉沉的。山上常绿的云杉在冰冷的云层下耸立，肃穆而坚定；斜坡上的榆树早就失了色彩，没留下半片叶子；放眼望去，远处同样是一片泛着褐色的黑黝黝，沉闷而压抑。

站在海拔1233米高的山上，北风呜呜地刮着，感觉无论你穿多厚，那风都能“嗖”地一下灌进你的衣服。过了不知多久，雪终于下起来了。大团大团的雪花追随北风而来，在“冲锋号”的召唤下，它们有点身不由己，不再像往日那般柔美翩翩，而是略带了一丝慌乱。北风不断咆哮着，雪花们这回听懂了指挥，赶紧加大了力度，用最快速度奔跑。很快，形成了雪花军团，风助雪势，雪借风威，一场漫天大雪铺天盖地而来。

四方顶的冬天就是这样的性格，荒芜中有意境，萧瑟中有热情，凛冽中还有你想象不到的气势磅礴。

大雪过后，天与云与山，上下皆白，如梦似幻。遥望四方顶，恰似一条雪龙蜿蜒着奔向山脊，此时，才感觉到它与“长白山龙岗山脉余脉”的地理位置无比契合。雪掩盖了整个森林的地面，找不到一条路。那些雪调皮地在树桩上筑起了圆锥形或椭圆形的尖堆，再经寒风吹拂，构成了流畅的线条，变得格外平滑、柔美。早已褪去叶子的落叶松依然笔直地站在雪地里，

就像停在入港处船舶的桅杆，卷起的船帆已结冰冻实，覆满冰雪。浓密的青松上面也覆盖了厚厚的白雪，微风吹来，露出些许绿意。阳光照耀下，松枝上的小冰柱在闪闪发光，整个松树像极了经过装饰的圣诞树，特别惹人喜爱。

横卧地面的老树和纠结缠缠的枯枝上面的积雪奇形怪状，仔细端详，就会发现它们有的像巨蟒出世，有的像神龙献瑞，有的像蜥蜴昂首，有的像海豚望月……这里简直就是精灵的城堡，童话的王国。

正当我浮想联翩之际，突然眼前一晃，感觉远处林中有什么东西从树后蹿出来，到底是什么动物呢？我起了好奇心，看它轻盈地一跳，可见不是个笨拙的。正在我纳闷之际，那动物竟然朝着这个方向跑来。近了，更近了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只……原来是一群幼小的梅花鹿精灵般跳跃着，在林中时隐时现，最后竟然绕着一棵棵树向我们跑来。它们并不怕我们，这里是它们的天地。它们一会儿舔舔鼻子，一会儿晃晃耳朵，一会儿摇摇尾巴，在这里尽情地撒着欢儿，在雪地上踏出一个个分开的树叶般的蹄印，好看极了。无论是跳跃还是沉静，它们的每一个动态和姿势都那么优雅迷人，就连望向我们的眼神也是那么明亮清澈，纯真善良，在雪地中闪烁着晶莹的光芒。

我们迅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“咔咔”地拍摄着眼前

珍贵的画面。不光拍可爱的鹿，还要拍巍峨的山，奇美的树，圣洁的雪，当然还有可遇不可求的雾凇。晶莹剔透的冰晶挂满树梢，宛若将群峰蒙上了一层玲珑的珠帘。风起，水晶帘动，琮琤作响。嶙峋的怪石、高大的枯木在雾凇中幻化出万千姿态，让人不由得暗自猜测，到底是哪位神仙在酒酣之际挥毫泼墨，妙手偶得了这样一幅银装素裹的画卷？

画卷悠长，大到广袤的旷野，幽静的森林，奇崛的枯木，小到惊起的飞鸟，纤微的草茎，晶莹的雪花。繁而不乱，长而不冗，段落分明。诗意而唯美，大气且从容，既有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宏大气魄，又有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笔墨意蕴。疏密、繁简、动静、聚散等画面关系，处理得恰到好处。不仅让人领略到丹青之妙，油然生出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赞叹，而且会让每个看到这画卷的人也萌生了入画的心思：好想成为四方顶上的一朵云，一片雪，哪怕只是画中的一笔，也好。



从威海港东眺，在烟波浩渺的海面上，远远可以望见一座耸峙的小岛。朋友告诉我，那就是刘公岛。威海海口南北走向，海岸线均匀前伸，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海湾，从高处俯瞰，那海湾极像慈母舒展的双臂，刘公岛就坐落在两只手臂缓缓围拢的胸前。

从地理意义上看，刘公岛只是茫茫东海汇入渤海湾的一座不起眼的小岛，然而在60年前我还对历史茫然无知的时候，就在电影《甲午风云》中记住了刘公岛这个名字。

日前，我有幸来到刘公岛参访。这天，天阴沉沉的，刘公岛上一片沧桑。他似一位深沉的老人家在回忆往事，忽而叹息，忽而沉思。北洋舰队与日军作战的场面，如电影一样，在我的脑中闪现，狡猾的日军，为了取得胜利，先用鱼雷偷袭我国舰队。当定远舰中弹，日军又发起新一轮进攻，北洋海军四舰中弹，誓死抵抗，敌人的四舰也先后中炮受伤。硬攻不下，敌军又采取围困，北洋舰队损失重大。在敌我势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，北洋舰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，但北洋舰队的将士们抱着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心理，英勇作战，广大将士的英雄事迹流传至今。

北洋舰队的故事，催人泪下。老天似乎也有同感，天灰蒙蒙的，我的心情也很沉重。带着这种心情，我迈进了“水师衙门”，“水师衙门”也就是北洋海军提督署，是北洋水师军事指挥中心。整个提督署前、中、后三进院，青砖瓦房，红柱抵梁，正面对门“海军公所”四个大字，是李鸿章到威海巡阅时所题。提督署内设立一系列展览，供广大观光旅游者参观、游览。它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特色鲜明的陈列展示，把当年的海战展现在大家面前。

走进北洋海军将领会议蜡像厅，人物蜡像有真人大小，神色逼真栩栩如生。蜡像展示的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，面对凶残的侵略者，丁汝昌与各位将领召开紧急会议时的情形。邓世昌握紧拳头，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，他的肺腑之言，各位将领有的赞同，有的沉思，其中有一人，手拿着茶杯，面有所思的样子，此人正是牛起炳。他见敌方势力如此雄厚，于是心里就开始酝酿着如何保住自己的一条命。

北洋海军将士纪念馆坐落于丁汝昌寓所西侧，馆内展示了北洋海军的人物图片、英勇事迹等。其中，丁汝昌身穿官袍，眺望着远方。在黄海海战中，丁汝昌将北洋舰队分成两队，他亲登靖远舰率军出发，经十余日苦战，我方陆军、海军已伤亡过半，弹药也快用尽，在孤立无援，一筹莫展的绝境下，丁汝昌在提督署内自杀殉国。厅内还展示了许多将士的英雄事迹。如邓世昌想同敌人同归于尽，以解救旗舰定远号，不想中敌鱼雷，舰身倾覆，旋即沉没。官兵们纷纷坠入海中，邓世昌也坠入海中，随从刘忠赶紧递给他一个救生圈，邓世昌坚决不要，爱犬游过去救他，被他投入水中，自己也随之沉没，为国捐躯。水手王国成是文登人，他重义气、肯吃苦，后被提拔为二等水手。在海战中，王国成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甲板上，运送炮弹，他拼命杀敌，用尾炮连发四弹，打向敌舰吉野号，吉野顿时燃起大火。

远远地，我仿佛看见北洋海军舰队将士们登上自己的战舰出海作战了。就在我激动不已之时，突然传来邓世昌率致远舰撞向日军吉野舰未成中鱼雷而沉，全舰将士只有三十余人幸生还，其他全部殉国的噩耗。此时，我激情难禁，泪流满面……邓大人以“阖船俱灭，义不独生”断然拒绝所有救援生还的可能。

在济远舰文物展厅里，展出了济远舰前主炮。它是从大连旅顺口济远舰上打捞出的，长长的炮筒直指前方，好像随时准备应战。济远舰主锚，也是从旅顺口济远舰上打捞出的，它虽然是舰上的一小部分，但我们仍然可以大致看出当时战况的状况。

甲午志士们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他们的气概，可与日月同辉，可与天地共存！鲁迅先生说：“我们自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”五千年来，中华民族历朝历代都有无数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，披荆斩棘，自强不息。这些仁人志士，就是国家的脊梁。

## 圳想·故乡

□冯明

那里看过书，中学时在人民广场画过画，南湖四角廊亭是咱闫环老师设计的”……“哇，长春的老建筑你基本都画了，不错不错！”场面热闹，当然他们其中还有我多年不见的发小们。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自己在家乡抒发情怀故念之意愿，足矣！

2023年10月，正值长春解放75周年之际，我又将这组《冯明长春历史建筑·记忆》中的百余幅图·绘展板，在长春德苑园艺馨苑馆向长春市民展出一个多月，让图绘“记忆”长久留存世间。

谨以《冯明长春历史建筑·记忆》致敬我的家乡——长春。

经过一年实地走访考察拍照，并查询搜集有关历史资料，加上这些年回长春时所拍的还在的建筑及印象中老建筑融合一起，亲手图·绘出一组《长春历史建筑·记忆》。虽然这些图因记忆和查询的历史资料有限，知情的大辈一一离去，无法精确的表述，不可避免在图说中偶有误差，还望观者读者多多包涵。但这些“记忆”中的画幅，一帧一绘都体现了我对老长春历史遗迹真实的回味，用我自己的表达方式将长春建筑遗迹定格在这个影像的图版记忆中。

在力群主席和朝阳区文联和有关部共同努力，2021年9月30日，由长春市朝阳区委宣传部主办，长春市朝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，长春市朝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、长春市朝阳区档案馆协办，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友情支持的《冯明长春历史建筑（影·绘）展》，在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展览大厅首次展出。画作能亮相家乡长春，对我个人来说是件大大的喜事。展览开幕当天，前来观展的领导、业界同行，我的老师和亲朋好友及发小，一众人等为展览捧场祝贺，让我十分感动。尤其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老年观者，他们三五一波地围在展厅前，兴高采烈的连比划带品论，指点着每一幅图：“这楼是我原先上班的地方，那小平房是图书馆，我在



长春历史建筑——青岛路小洋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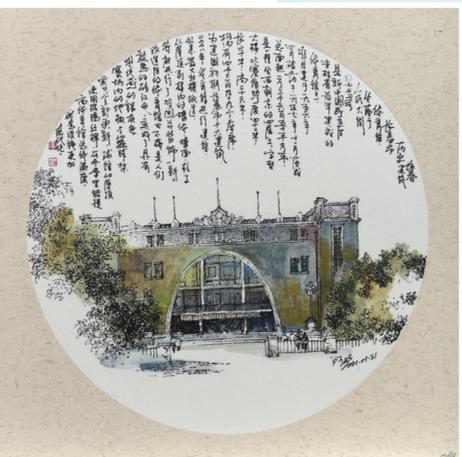
2020年夏，在深圳生活近30年后，我从钟爱的新闻岗位退休，开启人生第二春颐养天年的慢生活。退休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归故里——长春。久别家乡，走在春城的街头，一切一切是那么的陌生却又有些许的陌生，对这块黑土地有着深深的浓情，看着长春的巨变，着实让我兴奋不已。

记得2016年9月份，驾车从深圳到吉林市采访电影节。3000多公里，回程在长春住了几日，因久别家乡很想在有限的停留时间里看看家乡的面貌。在与长春好友们欢聚聊天时，说起自己在深圳生活期间利用自己绘画、摄影的技能，画了深圳百景速写，拍摄了大量的深圳历史和现代建筑风光图片，后又参照所拍图片创作了《鹏城百景》速写作品。经过近30年不间断的创作，如今创作的冯明《鹏城百景》速写，已续绘了两千余幅，成就了冯明《鹏城百景》速写系列作品。因为不间断的绘画、拍摄深圳，不知不觉中自己拍摄的深圳新旧建筑图片已积累了几万张之多。2018年，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，我在自己的鹏城百景速写和拍摄的深圳建筑风光图片中各精选出200幅共计400幅作品，作为祝福第二故乡——深圳建立40周年的献礼。同年，这400幅影绘作品又有幸被国家艺术基金认可，并立项资助，在深圳成功地举办了《深圳千影绘画摄影作品巡展》首展，后在深圳、喀什、哈尔滨三地举办了五次巡展，宣传了深圳，也得到了社会各界良好的反响。这次回来也是想续拍一些长春的老建筑留念，朋友说，长春的普通老建筑留存不多了，要拍得赶紧。

于是挤空儿，在好友油画家王云鹏先生的陪同下，专门去寻访自己童年曾经住过的地方——青岛路“小洋房”。我的童年是在青岛路上一栋普通日式二层小洋楼里度过的。这栋灰墙红瓦的“小洋楼”里隐没着我太多太多值得回味的记忆了，虽然我离开这里半个世纪有余没回来看过一次，但“小洋楼”里的印迹往事仍记忆犹新，就像昨天一样。当我站在青岛路上，遗憾地发现，熟悉



长春历史建筑——长春市邮政局



长春历史建筑——长春市体育馆

## 走进刘公岛

□邢文国

